



沙面慢时光

◎展颜

我珍藏了一张CD,是岭南音乐创作人邓伟标的专辑《古城今昔》。这张专辑总共收有十支乐曲,主题为歌颂广州。流花湖、天河、麓湖、狮子洋、沙面……这些广州的地标性景点,皆被写成了曲子,这是邓伟标送给家乡的一份礼物。年初,去广州旅游,我特意按照专辑里的歌名景点游览,其中印象最好的是沙面。它是一个小岛,位于珠江的白鹅潭畔,最早由珠江冲积出的沙子形成,故名“沙面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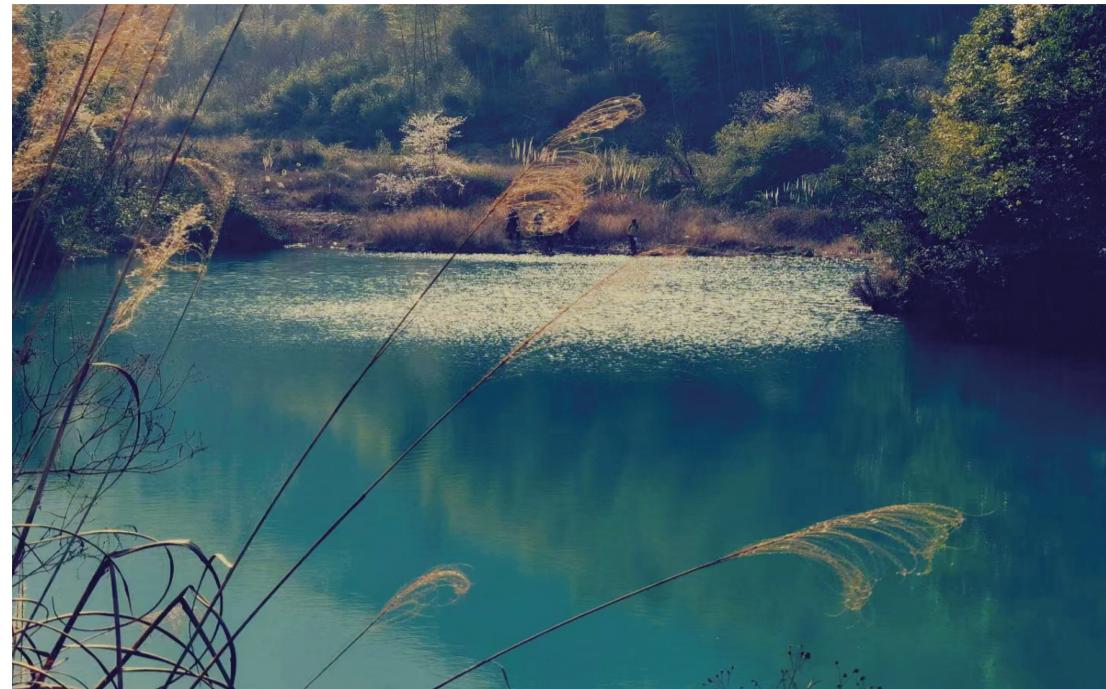
沙面面积不大,仅有0.3平方公里,从宋朝开始,这里就成为繁荣的通商口岸。鸦片战争之后,沦为了英法租界,遗留下许多风格迥异的历史建筑,有英国浪漫主义风格的红楼、哥特式露德天主教圣母堂、券廊式风格的沙面大街48号洋楼、古典复兴建筑风格的汇丰银行……五颜六色,各美其美,像是一个露天建筑博物馆。

沙面大街是沙面的主干道,整洁、幽静,参天葳蕤的古树遮天蔽日。这里是广州古树名木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,可以看到多棵两百多岁的樟树、一百多年的榕树。我很羡慕生活在沙面的居民,每天欣赏明信片一样的风景,实在养眼而滋润。沙面大街,花团锦簇,还修了一个花园跑道,两侧居民楼里的居民闲暇时可以在此散步、观花、赏景,仿佛拥有了一个“世外桃源”的后花园。

沙面小学的孩子们也幸福,不但教学楼幢幢都漂亮,校园里还辟出了很多空地,让孩子们有足够的场地打羽毛球、做课间操、四处玩耍。出了校门就是沙面大街,放学后的孩子们直接坐在沙面大街的木椅上背书、做功课,不必担忧有车来往,沙面大街不通汽车,最适合的交通工具就是步行,满满的安全感让人心无旁骛。爱画画的孩子们支个画架,一字排开,坐在大街上的花坛边,随便找幢建筑物就可以入画了。拍婚纱照的小情侣也是,随便往哪一站就是一幅画。

大街上还摆放了不少铜像雕塑,皆围绕怀旧主题,勾起我对过往童年的怀想,使我在沙面找到一种时光回流的感觉。雕塑与古建筑和古树,它们是沙面的“三宝”,都是凝固了的岁月象征。

在大街上晃荡时,我的耳朵里始终单曲循环着《古城今昔》里关于沙面的那首《沙面——江边的红房子》。江边的红房子指的是沙面最有名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——红楼,每个来沙面的游客都会慕名前来打卡。古榕树下的红房子,无声诉说着历史,于纷扰红尘里书写着浪漫与静谧。虽然如今的沙面已成为一个旅游景点,但它并无沾染上半点商业气息,看不到铺天盖地的兜售和购物的人群,而这正是我所期待的,可以用闲散的节奏来丈量这座古老的岛屿,缓缓回味“从前慢”的生活。



静谧

◎赵坚

书史拾零

◎苏枕书

嘉庐君:

这几年书籍史研究很热闹,好比前些年的医疗史研究。只是我们近代之前的读者绝大多数都是精英阶层,真正的普通人的资料实在太少。前日翻检女性诗文集,见国图有李氏半亩园光绪二年刊叶蕙心《尔雅古注斠》附《兰如诗钞》。李慈铭对《尔雅古注斠》评价颇高,“其搜采较臧经所辑为多,间附案语,亦甚精密”,但“末附刻诗一卷,则未能工也”。

胡适曾感叹清代女子的著述成绩实在可怜,“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是诗词”“绝大多数都是不痛不痒的作品,很少是本身有文学价值的”“学术的作品不上千分之五”,这是胡适因女性才华被压抑和埋没而有的激愤之言。以今日的眼光看,即便是“不痛不痒”“未能工也”的诗词,也值得作为史料重新品读。叶蕙心幼承家学,可背诵《尔雅》全册,后悟得声音训诂通假之旨,“病邢疏之简,郭注多用旧注,又不明所自出”,因此“亟欲裒古注为一书”。但她婚后忙于侍奉翁姑、操劳家事,并未完成著述。直到咸丰三年(1853),避太平军之乱于东台之三里泽,“晨夕稍暇,翻阅书籍,采择以考订者几十年,成书三卷,条理略备,犹不自信”,当时她已六十二岁。《兰如诗钞》卷首《自述》就是经

历了太平天国之乱的知识女性的黍离之悲,“衣物空所有,诗书已作尘。堂上有翁姑,温语时慰陈。里中母与弟,买舟相劝频。誓死不肯出,随城同陷沦”,十分惨痛。《拜亲墓》回顾家事,大概是我不会写诗的缘故,对于这些纯粹写实的记录尤其觉得宝贵。最有趣的还是《尔雅古注斠》书成,刻将半,工人索偿,质钗二枝,诗以志感:

刻书尤视注书难,素耐清贫砚水寒。敢羡浮名夸著述,无忘故纸阅辛酸。行间检校防鱼鲁,筐里搜罗少绮纨。质库暂将休笑我,未容酒债许同看。

虽说《尔雅古注斠》是李氏半亩园藏版,看起来是丈夫为妻子所刻;但这首诗分明告诉我们,叶蕙心是当掉了自己的首饰支付自己著作的刊资。这倒也不奇怪,毕竟妻子为了丈夫买书而奉献首饰、嫁妆乃至一切财产的记录,是过去极常见的佳话。

还有一则与刻书有关的材料,是钱仪吉《衍石斋记事稿》卷一《记汤烈妇》里的故事。烈妇钱氏嫁给嘉兴北门外荷花地的汤家,生一女而寡,归母家居住。当时钱氏未满三十岁,婆婆家中贫穷,受人诱说,决意卖掉钱氏。知道钱氏性格刚正,恐怕不会同意。于是告诉钱氏,要带她去某个亲戚家,并事先告诉买

下钱氏的人家,令他们在东门外等待。婆婆来到钱家,带钱氏乘小船。钱氏问是去哪个亲戚家,必须要我去么?婆婆说,不是亲戚家,是我太贫穷,无法养你,所以要辛苦你到人家去做帮佣。钱氏心里怀疑,又问是什么人家,为何这么远都不到。婆婆说,快到了。不久有其他小船靠近,船中四五人都作盛装。婆婆这才告诉钱氏真相,钱氏立刻起身投水。众人将她救上船,她大哭说快送我回家,否则宁死不辱。而婆婆之前已拿了买家的钱,坚决要让钱氏嫁过去,便将钱氏拉入船中,令船夫快行船。钱氏拼命投水凡三次,众人只好许她回去,婆婆也还了事先拿的钱。钱氏投水时被众人拉扯扼胸,回家后剧烈咯血。“妇父业切书,切书刀重或数斤,操提十余年,血瘀于臂,为疽。医者汤广兴视之云,不可治,后必截手死。视妇,亦云必死。数月则俱死。”切书在当时是贫贱的职业,从业者社会身份低下,没想到在这则惨烈的故事里见到一笔记述。

方才希於说已收到《古本之尘》,当中有他给你的一册。书在北京和京都之间走了个来回,又要到你那边,替我走了一段长路。羡慕你春日出游,如有旅中来信则更妙。

松如
癸卯仲春廿二

骑车看风景

◎陆嘉仁

骑车,无目的,往一个方向,希望寻一处好风景。然而,建好的房,在建的房,拆了一半的房,没完没了。大地的绿被剁碎了,这里一点,那里一点,在夹缝中生存。

骑过卖草莓的女人,她望向我,眼里生出期盼的钩子,身旁一盒盒艳红色的草莓,寂寞地艳红着。

骑过一辆工具车,车旁一个男人,黝黑面色,不喜不怒,看我,又似乎没看,眼神空洞,无内容,只因我是路人,自他眼前经过。

远远地,有人对着我招呼,手臂上下摆动,热切热情。近了,他手握一根绳,绳吊着上下两个托盘,托盘内盛着两只大龟,龟一动不动,头颈缩在它们的房子里。这种生灵试图用坚硬的壳来抵御现实的残酷,然而现实比它预料的更残酷。

没完没了的房子,阴色惨淡的天色,腿渐渐无力,停下歇息。仰头望,一幢幢高的楼顶,天空也被切割成一块一块的碎片。小时候课文中



写着“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。”老师要求背诵,摇头晃脑记熟了,到此刻仿佛才明白一点。

再跨上车,天光已暗,路灯仿佛站岗士兵齐刷刷亮了,霓虹灯一时间明媚起来,大自然深藏暗处,人类创造的童话王国诞生了,姹紫嫣红、摇曳生姿。然而下班的人们视而不见,如汹涌的潮水,只顾往一个称为“家”的地方赶去。

于是那些光影寂寞地闪烁着,妖娆着。